

国家文化公园·大运河

观古迹 览浙东运河

观古迹 览浙东运河

本报记者 窦瀚洋

一条古运河，两岸皆人家。浙东运河西起浙江杭州西兴古镇，流经绍兴，东至宁波，充分利用浙东山川形势，连通河湖、穿越阡陌、润泽沃野。千百年来，浙东运河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相依相伴，融入了地产生风物，激荡着智慧才华，滋养了灵秀柔情的江南气韵。

2014年建成的绍兴运河园位于浙东运河越城区段主干河道，全长4.5千米，是体验浙东运河鲜明地域特点的上佳路段。2020年4月，《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》发布，绍兴据此在原运河园的基础上，谋划建设浙东运河文化园（浙东运河博物馆），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历经3年建筑施工与布展，浙东运河博物馆于202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。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.4万平方米，展陈面积9100平方米，系统呈现了浙东运河丰厚的自然与人文历史。

——编者

浙东运河始于春秋时期的山阴故水道，西起杭州西兴古镇，流经绍兴，东至宁波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。全线可以分为西兴运河、山阴故水道、虞雨运河、四十里河、慈江一中大河、剡子港—西塘河、姚江、甬江等河段，全长239公里。

如今，古运河依然船舶辐辏、工商并茂，发挥着水利、航运、生态等重要作用，是我国至今仍在沿用和保存最完好的运河之一。

一部浙东运河宏伟史诗

古运河边，一座外形简约大气、黑白灰色调的建筑静静矗立。高低错落的结构，大面积留白的墙面融入玻璃元素，入口处似鱼鳞又似水波纹的装饰设计，让浙东运河博物馆充满新旧交融的艺术美感。

浙东运河博物馆以“千年古韵，江南丝路，通江达海，运济天下”为主题，通过文物、沙盘、影像等多元载体，向公众展示“一部浙东运河宏伟史诗、一篇越地文化璀璨华章、一幅宁绍山水风物画卷”。

从浙东运河的最初形成到逐渐繁盛，千百年来，这条古运河经过多次修缮保护，见证城市发展，福泽两岸百姓。近年来，古运河进一步得到保护传承利用。博物馆重点展示了2500多年来浙东运河工程体系及水运的演变，以及浙东运河历史地位、技术与文化遗产价值。

进入博物馆，最引人瞩目的便是气势恢宏、雕刻生动的《浙东地区山水大形势图》与《浙东运河水利形胜图》浮雕，运用“古韵今作”的雕刻手法，描绘浙东运河的历史。浙东运河“静静流淌”在长卷中央，两岸立体雕刻着运河周边的各个城域及重要地标建筑，山水风貌与堰、坝、闸、桥等水利设施穿插其间，全方位展现运河沿岸的历史价值与人文内涵。整个大厅在灯光变幻和投射图案映射下，让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在“千古名河济天下”展厅内，一处工程技术总览沙盘尽显浙东地区“河网密布、地势南高北低”的特点。立体沙盘自上而下呈现山地、平原、滨海三级台阶式地形特征，明清时期不同年代的重点水利工程设施点缀在山川河脉间，从工程角度阐述浙东地区河湖遍布、湖沙横溢、水利与航运工程方面因地制宜的特点。

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跨越诸多南北走向的自然河流，所经之处河道水位高低悬殊，又受潮汐影响，因此水利与航运工程建设困难重重。浙东人民因地制宜、因势利导，建造起堰、坝、闸、桥等诸多水工设施。

以“闸”为例，这是浙东运河上常见的水工设施之一，余姚斗门闸、绍兴三江闸、西兴永兴闸都是典型代表。展厅内以三江闸水利设施微观模型为例，让观众能直观了解闸的构造。观众通过在一旁的电子特效屏幕上操作，点击不同选项，依次可了解三江闸的功能、工程技术、形式规格等。“闸”能起到挡潮、平衡水位、防止水灾的作用，确保水位稳定和航运通畅，这与数量众多、形式各异的桥梁一起成为浙东运河的特色，是重要的运河遗产。

一篇越地文化璀璨华章

时至今日，浙东运河仍是绍平平原灌溉、输水的主干水道，在保障浙东地区农村用水需求、助力乡村经济建设方面成效显著。此外，运河也承担了重要的运输通道作用。

浙东运河博物馆目前展陈文物257件(套)，尤以越王者旨於賜青铜剑瞩目，它是勾践之子鼫与的用剑，正面有铭文为“戊(越)王戊(越)王”，反面有铭文为“者旨於賜”，因而能够判断其主人。此剑完整无缺，亮泽如新，虽历2400多年，依然风采依旧，足以展现当时越国高超的青铜锻造技艺。除此之外，一些青铜鱼钩、青铜镰与青铜锄展品，展现当时越地生产生活面貌；而如越窑青瓷、黄酒、丝绸等展品，



则以实物形式展现出浙东运河沿岸特色。

在南宋，浙东运河进入鼎盛时期。元明清时，浙东运河的航运、灌溉、防洪、排涝作用得到综合性发挥。明清以来，许多绍兴地方文化之所以能通行天下，也离不开包括浙东运河在内的大运河。绍兴黄酒之所以享誉天下，得益于富含多种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；包括越剧、绍剧等绍兴地方剧种之所以能登上全国舞台，也与运河息息相关。而今运河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则助力绍兴成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。

一幅宁绍山水风物画卷

运河两岸，桨声欸乃，水推船移。浙东运河塑造了一方因水而兴、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。水乡社戏、背纤号子、龙舟竞渡、酒酿飘香……别具一格的村风民俗，映照出运河人家勤劳的身影和多彩的生活。

在浙东运河博物馆第二展厅“千古名河济天下”“枕河人家”章节中，由古及今运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场景生动再现。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展示着运河沿岸城市图，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沿岸的风土人情，箍桶、做杆秤、弹棉花，水上菜市、修伞匠、老码头……展厅中逼真的乌篷船模



型，让不少老绍兴都不禁赞叹一句“道地”。

流水连酒坊，绍兴的东浦、湖塘、白塔洋等都是远近闻名的酿酒之地，孕育出了越红酒、女儿红、加饭酒等各类酒。博物馆内，各种酒的样品、与酒有关的器物等悉数展出，其中一款青瓷温酒器，在冬时可将其置于炉上，炉内置炭，器内置水，圆孔内置酒杯，以火温水，以水温酒，足以体现运河沿岸浓厚的酒文化。

四舱船是旧时老绍兴常见的一种大型货船，如今已不多见，而在浙东运河博物馆，可以一饱眼福。“越风河韵铸人文”展厅中的四舱船模型按实物5:1缩小打造，中间货舱有三道档，隔成四小舱，这便是四舱船名字的由来。四舱船全套白篷，舱板齐全，是用于将粮食、盐从运河排往内河的搬运货船。

江南多河湖，绍兴水乡社戏是旧时在绍兴农村和城镇中组织的戏剧表演活动。在浙东运河博物馆，通过展板介绍、模型演示、纪录片轮播等方式，刻画了“社一戏”相融、相合的场景。只见一艘艘传统乌篷船载满观戏者，在水上戏台周边围成一圈，戏场锣鼓喧天，戏台上精彩故事轮番上演，“闹场一彩头戏一突头戏一大戏一收场”——水乡社戏的热闹直观地呈现。如果想要看一场地道的社戏，可前往离博物馆将近20公里外的安桥头村，鲁迅《社戏》里描写的看社戏场景正是这里。

徜徉博物馆，可观可听可感的展示让民俗更加深刻生动。展厅内的越歌百曲体验项目，让参观者沉浸在曼妙越歌声中，听越剧小调，品越地风韵。通过《白蛇传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越剧老唱片，结合精美的人物与舞台绘画，观众的思绪徜徉在古越悠久的历史中，与运河的波涛一起缓缓流淌。

走出博物馆，运河沿线的迎恩门水街、八字桥历史街区、银泉埠大桥周边、东鉴湖区域等，都成为运河文化一颗颗明珠，让游客流连忘返。近年来，随着浙东运河保护、传承、利用工作不断推进，沿岸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格更加紧密结合，文化及生态优势尽显，形成了充满越地特色的水之旅诗画风情线，促进了生态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深度融合。



图①：绍兴东湖以巧夺天工的山水大盆景闻名于世，大运河的其中一个点段就在此处。图为绍兴东湖景区。

绍兴市市委宣传部供图

图②：油画作品《绍兴古桥》。

李光永绘

图③：绍兴仓桥直街的宝珠桥。

潘国绍摄(人民视觉)

图④：绍兴市迎恩门风情水街夜景。

绍兴市市委宣传部供图

图⑤：浙东运河博物馆大门。

潘静超摄(人民视觉)

本版责编：孟扬 唐中科 曹怡晴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古韵悠悠，奔流不息

赵国良

“大运河正生机勃勃地向生态之河、文化之河、幸福之河迈进”

我今年80岁，是地地道道的浙江绍兴上虞东关人，从小在浙东运河东关长大，工作后也常与运河打交道，不仅对它非常了解，对运河的感情更是深厚。

河水流淌过大半个东关，在我小时候，“出门就要坐船”是许多东关人的真实写照。记忆中，清晨的运河上船只如梭，运河边的古纤道上也总是人来人往。年复一年，运河在满足灌溉、运输两大功能的同时，更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。柯桥、东关两地作为浙东运河绍兴段较大的城镇，也被时人冠以“金柯桥”“银东关”的美名。

悠悠千年古运河，崭新画卷托未来。在上虞这片古韵悠长的天然载体上，运河文脉得以延续。从越王勾践修凿“山阴故水道”开始，历经东汉、西晋、唐、明等一代代人的修缮完善，运河贯穿古今，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代代相传。

这几年，上虞区积极将开放包容的运河文化、酒文化和沿线秀美山水、古村、古建筑融合，建起运河岸边生态景观带，同时全方位推动浙东运河(东关段)景观带、文化带和经济带建设，谋划建设运河青春公园、“山阴故水道”博物馆和“女儿红”水街。

退休后的我也没闲着，不仅要忙着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运河文化课，还要帮助街道开展东关运河故事和“山阴故水道”起源的文化挖掘工作。我搜集整理上虞与古运河有关的历史文化故事、名人典故20余篇，也准备编辑成册，让更多人了解运河文化。

烟火气搭配文艺范儿，如今，水韵古镇风貌日新月异，大运河正生机勃勃地向生态之河、文化之河、幸福之河迈进，承载着悠悠千年古韵的运河水，始终奔流不息。

(作者为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文化站原站长，本报记者窦瀚洋采访整理)

姚江潺潺，清水安澜

吴德忠

“运河在哺育两岸的同时，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她”

我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余姚人，从小生活在姚江边。姚江是余姚的母亲河，是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姚江流域“锅底”的特殊地理位置令余姚屡遭洪水之“痛”。小时候，每次看着父母辛苦种的庄稼被洪水淹没，我总是想，要是可以控制水流走向就好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毅然选择从事水利工作。姚西北治涝工程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工程，当时技术手段有限，河道开挖大多要靠人工，10万群众参与河道土方开挖的情形深深触动了我们。工程完工后，洪水分流减轻城区压力，工程效益发挥得很好，这也为后期姚江上游余姚西分工程(以下简称“西分工程”)建设奠定了基础。

2018年7月，西分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开工，因沿线地质条件复杂、区域范围广、线路长、建设内容繁杂，施工难度大……面对一连串棘手问题，我们不断优化技术方案。

比如，西分工程瑶街弄调控枢纽坐落于浙东运河之上，为满足1000吨级运河船只通行需求，挡洪闸单跨宽度要求达到45米，当时全国最大的挡洪闸单跨宽度仅为30米。为解决这一工程难点，我们创新方案，通过优化砼骨料级配、预埋冷却水管等一系列技术保障措施，解决了大体积混凝土容易因温控不佳出现裂缝等难题，最终建成直立式闸门单跨国内最大的瑶街弄枢纽。

2022年9月，超强台风“梅花”期间，强降雨令姚江水位暴涨，宁波余姚站更是出现历史最高水位3.67米，超保证水位1.07米。当时西分工程刚具备应急通水条件，根据“防指”调度令，我们及时调试试机组和闸门，指挥泵组的开启和闸门升降……最终西分工程累计排水696万立方米，为减轻流域和城区防洪压力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作为一名水利人，近年来，我亲身参与并亲眼见证着余姚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，守住了浙东运河安澜，运河在哺育两岸的同时，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她。

(作者为余姚市水利局工程建设管理科科长、姚江上游西分工程技术负责人，本报记者窦瀚洋采访整理)

